

科普文学

乡村振兴关键靠产业支撑
德欣农业静悄悄进驻湘西
企业的掌门人是位返乡诗人
几十年客居都市写尽了风花雪月
现在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他要写一部辉煌的红麻赋
红麻种子是他撒出去的文字
呼啦啦铺满了雪峰山坡岭岭
丰收后的红麻走进了现代工厂
在流水线上咏唱新的大地诗章
麻皮甩开膀子
在复合板材绿色装饰上开疆拓土
茎秆争做高级烟花炭、石墨
和活性炭最好的原料
麻叶推动了养殖业饲用蛋白
和抗生素双替代
连残渣剩屑也为理想顽强拼搏
玉碎成粉而浴火重生
昂头跻身医学、航空等
高大上领域当上白领
一年生作物脚足了一生的劲
全资源利用创造了巨大效益
千家万户都被一株红麻带动起来
十乡百里父老乡亲笑逐颜开
国家麻类研究所作技术靠山
人工培育的红麻果然怀有一颗红心
感召与净化的功能十分惊人
它们一路走过的某些土地
重金属污染也得到有效修复

绿色产业

■三都河
(外一首)

竹笋

竹海苍茫是雪峰山一大特色
刚诞生的绿地农林就决定走特色路线
年轻儒商从大上海归来返乡创业
他坚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他要在两山的转换变现上
贡献一颗游子之心
一根根楠竹站出来主动请缨
发誓绿地农林的需要
就是它们奋斗的方向
深埋在地下的鞭根
表现得尤为兴高采烈
表态是长出冬笋、春笋还是鞭笋
长成竹或长成笋
全由绿地农林股东大会决定

现代化流水线

活跃于数道工序上飞瀑流泉
大批大批的青嫩嫩各类笋子
选择了在流水线上继续成长
轻唱着天然生态绿色健康的歌谣
以笋片笋尖笋丁笋芽的新新面貌
带着丝丝缕缕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
以及乡愁里飘香四溢的儿时味道
走进远近城乡千家万户的炉火炊烟
袅袅炊烟与茫茫林海
淡出一幅绝美图画
中国笋都已朦朦胧胧
渐入佳境初成雏形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漫步九龙桥

■张 艺

如果说阅读一座城市,可以从阅读它的水开始,有水就有桥。腊八这天晴朗有光,我开始阅读九龙桥。

你看阳光琐碎地洒在石桥上,石桥绽放的光裹挟着流淌的岁月,我顺着光慢慢地走近这座古桥,发现它共有九个桥墩,而每个桥墩由整块巨石雕凿而成龙头龙尾,其中8个龙头正气定神闲地张嘴吞水,仿佛是在抵御,又像是在防卫,只有一个龙头大嘴紧闭,让人感觉它是龙头,也是龙王,我很好奇,询问了陶家镇的古桥管理人员,她告诉我,这座古桥应有300-500年历史的,但是查了很多资料,却找不到相关的年份,只能大概估算是明末清初建造的,而这9条巨龙不仅仅是桥面的一种装饰,更是十分重要的建筑构件——桥的面板由两块一组的长近两米的巨型条石铺就,共有10组。雕刻有龙头龙尾的巨石,就像一个H形的卡子,将前后两组面板牢牢地卡住,既保障了桥的牢固连接,又将艺术与桥本身完美结合。这种横跨在大溪河上的石板平桥,有一种恒久不变的古老气场。

而此时,我正看见一对拄着木质拐棍的老人,手挽手走在古桥上,他俩气定神闲地走着,也许他们和古桥一样,都经历了岁月的风霜与洗礼。我开始担心如果到了雨季或是连续暴雨的天气,这座古桥该如何承受水的冲击力,那么桥上行走的人,安全能有保障吗?

看来我的担心很多余。我查阅了有关资料,上面记录得特别详细:为了消解上游来水对桥墩的冲击,建桥者当时就在桥墩上方约一米处,修建了一排低于桥面的拦水坝,水坝呈10个半圆的弧形,与桥孔相对应。这些半圆弧形的微型拦水坝,其实就已经给流淌湍急的水流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同时也大大强化了桥墩的稳定性,因为即使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洗礼,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认真勘验,整座古桥结构的安全性仍非常高。

在那样的年代,各种仪器与技术并非像现在这样先进,更没有什么平面设计与电脑制图,甚至也没有机械设备,全靠智慧与人的力量在修建。

目前,陶家镇政府非常重视这座古桥,已完成对古桥的数据勘查工作,接下来将制定具体举措,让该桥得到更好的保护。

古桥让我想起远古时代,也让我想到往后余生。

做一个安安静静的人。该来的去主动迎接,要走的,也不强求。你看桥下的水是那样缓缓流淌,无人对话谈心,它与桥就这样两两相望。

你再看那九条龙像是在默默倾听水的悲喜,又像是在眺望。这种无声无息的眺望,是另一种丰富和勇敢的安静,让我再次体会到了安静的乡愁。

年年岁岁布鞋新

■潇 湘



忆及少时过年,有许多悲欢喜愁。若一定要说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之处,那一定是母亲每年春节为我们做的新布鞋了。

因家中经济困难,我家并没有过年一定添置新衣的传统,我与哥哥自小也就习惯了。但是新鞋子每年还是得有一双的。买自然是舍不得的,母亲便亲手为我们做。

母亲终年繁忙劳碌,平素是没有时间的。只有腊八节以后,新年将至,不能再拖,她才会想方设法挤出时间来做鞋。

头一步是打布壳。将平时收下的边头边角的碎布或者实在不能再补的烂衣服、烂裤子用面粉浆糊糊两三层平铺在席子上,放在太阳下曝晒。晒干取下后的布壳厚实而硬撑,做鞋帮和鞋底都必不可少。

做鞋底是极费工夫的。首先要将脚板踩在纸板上画出长短大小,再按照一定的比例稍稍放大,然后裁剪一层又一层的材料并平铺。我一直没想明白的是,为什么最里层和最外层要包上白色的棉布,这两个地方明明是最容易脏的呀。除了布壳和布,鞋底里头最重要的是笋壳

山乡多竹。每年笋破土而出脱节成竹时,会有许多笋壳脱落。那些个完整的、硬实的、看着顺眼的会有些被挑选出来,扫去扎人的笋毛,嵌在柜子或者箱子的角落,等着在做鞋底时发挥重要作用。把笋壳加在鞋底,不知

道是谁的发明,但是让鞋底厚实,又隔水防潮,还能让鞋子穿上又轻便又舒适,实在是上佳之作。

鞋底一层层铺好后,先要拿在手里小心地缝好外圈线。然后就要纳鞋底了。鞋底层数太多,加了笋壳、布壳又厚又硬,凭手指捏针的力量很难穿透,必须借用顶针和镊子。即便如此,也是费时又费劲。母亲聪慧,她将脚底和脚跟的地方纳得细密,却将脚心的地方纳得稀疏,鞋子同样结实,却又大大节约了时间。

纳鞋底是很考手艺的。有人细碎均匀,有人乱七八糟。但是毕竟很少有人翻出鞋底来看,不好比较。鞋做得好不好,多数时候还是看鞋帮。鞋样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母亲有许多多色各种颜色、各种质地的纸张剪成的鞋样,这些鞋样大多来自我巧手的外祖母。它们被夹在一本又大又厚的四角号码大字典里,这本字典来自我的博学的外祖父。母亲曾详细教我如何使用这本字典查字音、释字义,但是我终究还是未学会。在幼小的我看来,这本字典对鞋样的重大作用,远胜于它的字典功能。

母亲搬出这本字典搜拣鞋样,即便相差甚小的鞋样在母亲眼里也是千差万别。她细细挑选,给我做出来的鞋总是纤巧而秀气,给哥哥做出来的鞋大多端庄大气。这样的鞋子穿出去,第二年冬天总会有婶子、伯母们来我家借鞋样。原版的鞋样是不出借的,只是照着给剪一张一模一样的。所以那本字典里的鞋样总是有增无减。即便时隔多年,我偶尔依然会在晚间做曾经做过多次的梦:梦见那些鞋样原本是一个个高矮不等、胖瘦不一的精灵孩童,被关在一所由拼音和汉字垒合而成的房子里。他们会在深夜跑出房子,和我们一

样在山野、田间和小河边嬉戏、玩闹,然后在晨曦将起时跑回房子,变回一张张安静的鞋样。

母亲照着鞋样,用布壳和青色的灯芯绒布缝出鞋帮,大抵就已经腊月二十七了。到了大年三十中午,吃过午饭收拾完了,母亲便坐在门前阶沿边的小凳子上,脚边放着她的针线篓。她拿出鞋底和鞋帮,一针一针缝合。缝一回,又停下细细看一回、量一回。有时又需要拆了几针重新再缝。如此反复,缝出了一只,让我先试,若是打脚,便又再整理。到暮色将起,我和哥哥都会有一双好看又合脚的新布鞋。这鞋年三十是不穿的。试试就收在枕头旁边了,初一清晨才全新上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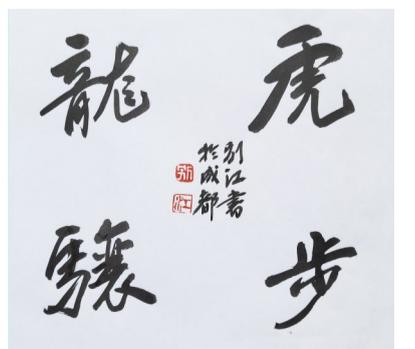
母亲做鞋,我和哥哥是极愿意帮忙跑腿的。从在竹林里捡笋壳,到帮忙调面浆,还有量脚长剪样子,都是积极、新奇而又兴奋的。所以穿上新鞋,还有一份自豪在心间。

记忆里这样的新鞋穿到了大约十岁。母亲和同村的姑姑、婶婶们一起外出务工,我和哥哥没有了过年穿母亲做的布鞋的机会,也没有了过年一定要穿新鞋的念头。

母亲外出回来后,我已长大成人。有一回跟母亲说,想请她做双布鞋穿穿,她没同意。说买的又合脚又便宜,懒得那样麻烦。

这几年母亲醉心于学习弹钢琴,做布鞋这样的心思,怕是再未有过。只有我在每年春节将近,总会想起当年母亲做鞋的辛劳与温馨。

而我自己,拙手笨脚,且不说做鞋,连围巾也没有给女儿织过一条。多年后她若忆起童年时记忆里的母亲,恐怕只有陪她背的古诗词和一起解的应用题那个身影吧。但愿她能稍觉安慰。



虎步龙骧(行书)。作者 别江